

讀『民國阮荀伯先生性存年譜』書感

浦 薛 鳳

『孝思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上述詩經大雅兩句，實爲本人反覆誦讀『民國阮荀伯先生性存年譜』最中心與最深刻之感想。茲願略抒思懷，以作本書之評介。

數月以前，接到畏友阮毅成兄隔洋郵贈其所著先君荀伯公年譜一冊，竟於晝夜之間匆遽展開，即覺針對世風，值得爲文介紹。祇因當時正在撰寫一篇英文稿件，題爲『三百四十八位帝王：歷代皇位繼承之統計分析研究』，乃決定俟文成後再事詳讀，俾書所感。

此第二次細閱經過，願先忠實指陳。根據內容『目次』所載，一經分析，予先讀『附錄』四篇，即陶希聖兄之『記阮荀伯先生』，樓桐孫兄之『記先師阮荀伯先生』，暨毅成兄自撰之『影印先君荀伯公遺集跋』與『先君百年』。讀此四篇之後，筆者對於阮荀伯公之身世言行，蓋已輪廓清楚。次之，翻閱著者之『後記』共十八頁。至此，始將『阮荀伯公年譜』仔細逐頁翻閱，又復欣賞『阮荀伯先生遺札』十二通。關於毅成兄之祖父『阮晉朋公家書手蹟』及『阮晉朋公墓誌銘』，則最後加以補讀。愚之讀法，並非取巧，自認爲採用科學方法，姑誌於此，聊備參考。

至於所附著者之祖父母與父母之玉照以及阮

晉朋公在江蘇興化所建『誰園』四進住宅詳細註釋之平面圖，能使讀者想像當年，晉容宛在，實爲年譜生色不少。據著者來函相告，伊整理此譜文稿，正值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總編輯一年之中。實則其時予亦正在整理付印拙稿『太虛空裡一遊塵——八年抗戰生涯隨筆』，就中予亦附有先父雪珊公致予手示，以及亡妻（陸）佩玉在抗戰勝利時寄予之手書，可證『所見略同』。

阮荀伯公在一八七四年（清同治十三年）生於江蘇省睢寧縣。一八九六年回浙江省餘姚縣應縣試，以前茅入泮，時年二十三歲。翌載，開始習刑名，冬季乘驟車行河水之上，中途冰裂，車墮河中，自此得氣喘病，終身未能治癒。二十七歲起，先後在各縣担任刑幕。一九〇五年以自費東渡，入日本法政大學肄業，時已三十二歲。閱一載有餘，因父晉朋公病劇，遂偕劉夫人返國，由侍疾而送終。旋赴杭州，任官立法政學堂教習，授刑法。一九〇五年（清宣統元年）當選浙江省諮議局議員。此後不久，創辦私立法政學校，破例獲准。

民國元年，阮荀伯先生『任浙江提法司賢僉事，奠定浙江司法制度。』『官立私立兩法校改

名，仍任兩校教課，及私校校長，（並）助設女子法政講習所。』民國三年，創辦法律週報，自任主編，是爲當時國內最早之法學刊物。兩年之後應呂公望先生之請，担任浙江都督府秘書，兼浙江省長公署機要秘書。民國六年，『公與劉夫人結婚多年，無出，……乃稟明孫太夫人，並徵得（其弟）性傳夫婦同意』，『以長侄毅成爲嗣子。』『因係長子出嗣長房，且屬愛繼，親長皆表贊同。』

民國七年，荀伯先生在杭州當選爲浙江省第二屆省議員。『時公方在普陀，未請客，未費錢，誠屬衆望所歸。』民國十年，執筆起草浙江省憲法，並曾任浙江國民外交大會主席，且『躬荷大旗，領導遊行至日本及英國駐杭州領事館，遞宣言書。』民國十六年五月，就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司法廳廳長職。翌年元月二十一日以肺結核延爲腸結核不治而辭世。浙省府委員蔡元培等曾有輓聯如下。『以子產治術，兼子文治才，左右逢源，室有清名傳越絕。與伯安同鄉，是伯元同姓，後先繼美，自然獨步擅江東。』

上所簡述，乃阮荀伯先生身世言行之瑣瑣大要。筆者素持此一信念：文章固必藉人物而傳世

，人物亦因文章而益彰。毅成兄所著此一年譜之可讀可傳，蓋在其記時代情形，垂人格典型，與示子孫模範。

滿清末葉，內而政風腐敗，外則侵略屢加。辛亥革命以後，以言形式，固由專制而躍為共和，以言實質，則不啻割據角逐。荀伯先生生當其時，所逢環境遭遇，在此西風東漸，新舊遞嬗，所謂青黃不接之際，自然在在有其困難。荀伯先生以其所習刑法學，應用於時，執業律師，講授課程，創辦法政學堂，主持法學刊物，參與地方議會，推動國民外交，就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司法廳廳長。伊又曾贊成廢除督軍，反對軍閥，反對帝制，贊助革命，贊助憲政。綜其一生，蓋在促進全國法治。此誠所謂『口非法不道，身非法不行。』此外，對『於社會，教育，慈善事業，無不竭誠以赴，勞瘁不辭。』（見年譜，後記，頁一〇九與一二〇。）

由上以言，阮荀伯先生具正氣，有肝胆，不受利誘，不懼威迫，一生祛私奉公，捨利謀義，雖以長患喘疾之身，始終與惡勢力惡環境奮鬥，可謂為社會之篤行君子，國家之模範公民，其人格之堅強偉大，遠非其所任職位或所創事業之所能依憑而估量。易詞言之，荀伯先生之人格言行，自必垂諸久遠，永作典範。凡讀此年譜者，當知所以教育子孫，啓迪後進。

筆者多年以來，抱持一項應用方面之人生哲學：任何一人之終身遭遇，係由三種緣由所支配。此三緣由即是個人性格，時代環境，與所謂命

運。三者彼此聯帶而相互影響。個人性格當分兩部份：一屬先天，一屬後天。先天性格，指軀體之強弱，血型之種類，智慧之高低，性情之良暴。後天性格，則指所受教育，所成習慣，所持思想，所與交遊等等。先天性格，莫能控制。後天性格，則家庭、學校，特別是個人自己，可用訓練與修養，負責把握。所貴乎『人為萬物之靈』祇在此一點：後天的教育，習慣與修養。時代環境，可加適應，可與奮鬥。至於所謂『命運』，此指絕非個人所能料想，所能控制，或所能預防之事實情況。（例如地震、山崩、洪水。地震如果能預測亦非命運。）除非迷信算命，占卜，祈禱，個人祇應盡其在我。

今以阮荀伯先生之生平觀之，筆者之上述人生哲學，似亦信而有徵。例如荀伯先生之乘坐驟車，經過冰河，而凍冰破裂，墮河受救而得終身不治之氣喘病，此即遭遇『命運』之影響。但荀伯先生之人格與成就，要在其家庭教育以及自己之立志與修養！筆者絕非相信命運，祇因此一緣由，無以名之，姑且稱作命運，如果名為『偶然』，亦無不可。上所云云，旨在強調個人之立身處世，服務盡職，在在要由自己修養，自己負責，而勿怨天尤人，才能做個好漢。

本人反覆展開此一年譜，深感阮氏三代——由祖父晉朋（本炎）先生，父荀伯（性存）先生，以迄筆者毅成兄——具有其一貫之良好家風與寶塔式之累積成就。蓋祖孫三代，均各本所長，各盡其力，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盡職，均為地方長

官，受民衆之敬仰與稱譽，並均有著述而善詩文；此實難能而可貴。

毅成兄極費心血，寫此年譜，盡其孝思，在今日而言，尤值讚美。筆者寫此『書感』文稿之時，反覆默誦詩經大雅兩句：『孝思不匱，永錫爾類！』為人師者，當喜門弟子能青出於藍。為人父祖者，必喜其子其孫能跨竈成龍。以毅成兄迄今之成就而論，謂能青出於藍，跨竈成龍，當非過譽。

六十九年六月五日，寫於美國。

